

12



江南春天,春雨如非柳如烟,池塘溪流,常有青虾。青虾二字,隐约有江南风味。家乡有竹枝词,“祀过周七娘娘庙,满地青虾带雨鲜”,那种清新,与江南十分相宜。

青虾个头比小白虾大,长得圆鼓鼓的,有三四厘米,外壳如墨玉般清亮,它又叫河虾,学名则是沼虾,因其色青绿,又称青虾、清水虾。青虾常伏于水下青草间,在我们那儿,又叫草虾,仿佛江湖上的草莽英雄。它活泼好动,



时光荏苒,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季。对于多年苦读的莘莘学子,那是走向未来的高光时刻,就像绿茵场上的球员,逼近了对手的球门,只等伸出腿脚,踢出临门至关重要一脚。随着开考那一刻的逼近,学校考场周围的空气在初夏的风中微微震颤,年轻的心灵在几多焦灼中又弥漫着罕有的亢奋,命运的钥匙近在眼前,只等着自己拼全力去搏取。

在国人的眼里,高考算得上是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程序。

回想起来,我是1981年参加高考,距今已有整整42年。当日的情景,恍然在目。我真羡慕今天的考生,他们受到家长、社会方方面面无微不至的关怀。我当年高考,只在考前一天到指定的考场去探了下路,由于离家不远,根本不会动在考场周边住旅馆的念头。考试当天,我照常吃早饭,独自一人出门,没有家长陪伴,我的同学也大多是这。

当时也根本没有今天这样浓重的关爱氛围,没有公安局禁止在考场周边鸣笛的公告,也没有为个别忘带准考证的学生特设的便民绿色通道。当年的高考持续了三天,考了六个

维特根斯坦,这位天才之典范、20世纪的大哲学家,读哲学,谁没有读过他呢?

《维特根斯坦十讲》是浙江大学教授楼巍讲解维特根斯坦的10堂哲学课。全书介绍了维特根斯坦生平及主要著作,讲解了维特根斯坦的重要思想与主要命题,如“语言图画说”“语言和世界的先天秩序”“不可说和

前一段时间,父亲递给我一沓照片说,这些放不了多久了,你扫描成电子版保存起来。我接过来翻了翻。有的发霉了,有的边边角角开了胶。这些旧照片是三十年前拍摄的。其中有一张色彩斑驳,一片宽大的荷叶上坐着穿肚兜的男孩。父亲说,这是我出生那年初夏拍的。我这么轻吗?我说。父亲说,你很重的。我潜在水里双手举着呢。

听他这么说,家里人都笑起来。我想到小时候度过的夏天。耳边响起聒噪的知了叫和一大片蛙鸣。那时,我无忧无虑。白天捉知了,晚上就跟着父亲去附近的池塘游泳。说是游泳其实并不准确,只是将身子完全浸入水中,四肢是不动

清地青虾带雨鲜

王寒

最爱杂食,吃新生水草,也吃浮游生物。

春江水暖,河水清澈,水草处常有淡青色虾子,一跳一跳的,如伶俐童子。河中青虾,比小指头小,有些老虾,则有拇指般大,虾壳厚实硬朗,带了斑纹,铠甲上有一层碧绿的青苔,仿佛穿了迷彩服。

草虾可钓可照,“春雨池塘钓草虾”,有悠然的逸致。夏天,有人用手电筒照青虾,河边水草多的地方,撒些面粉,静等青虾上当,此时青蛙呱呱叫得响,萤火虫在草间明明灭灭,河边有水草的气息。青虾从水草间浮了出来,拿手

电筒一照,青虾被光柱定住,呆头呆脑,一动不动,用手中国网兜,赶紧把它捞上来。多少总有收获。

李渔在《闲情偶记》里道,“笋为蔬食之必需,虾为荤食之必需,皆犹甘草之于药也。”意思是,中医用药,甘草为百搭,而吃时蔬,必定要有山笋,食荤菜,不可少了虾。河虾海虾,大虾小虾,皆鲜美。若论清鲜,鲜活的水草与青虾更胜一筹。我堂兄民安在海边办过对虾养殖场,对长须公了如指掌,各种虾,什么习性、什么产地、什么吃法,他张



科目。只记得上午场考试结束后,我步行回家,午饭后再次出门,一头扎入下午的考试。

要说当年考前的烦累,虽然比不上今天身陷题海的学生,但说轻松也是瞎话。我记得那年高考,全国录取的考生不到30万,而上海的考生录取率是十多人里一人得上榜,其竞争的激烈和残酷程度可以想象。

在考前两个月,我们便步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。我记得每天放学后,将各门课程的要点记在小笔记本上,晚上记诵一遍,第二天上学途中再记诵一遍。日积月累,两个月下来,林林总总的知识点在头脑中悄然连成了网,纵横贯通,左右呼应。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高考,整个社会虽然并不富足,但充满了对未来、对现代化的热切憧憬。这一浓烈的气氛也深深感染了少年的我,我对高考充满了必胜的信心。头天出门赶赴考场,我一路上哼唱着当时热播的电视剧《故宫十八年》片头曲中的歌词,“胜利在向你招手,曙光在前头”。

我幸运地如愿以偿,在当年高考中考得了全上海文科第五名。

“楼巍研究维特根斯坦多年。他还是一位好教师,读他这本书,就像听他讲课,流畅、率直、代入感十足。它不像那些学究气满满的导读那样,期待读者接下来钻研文本,甚至写读书笔记;相反,这本书是自足的,读者无需先修哲学课,也无需对照维特根斯坦的原著,即可愉快地读完,并理解其基本思想。”

随后,泼水声和他的喊叫声传到了宿舍。其他人也去效仿。没过多久,同学们齐聚在洗浴间,纷纷往头上浇水。浇完自己,再浇别人。第二天的早课,班里缺了一半人。他们都感冒了,齐聚在卫生室一边打点滴一边打牌。

看见夏天

徐畅

跟北方夏季的干燥相比,南方的夏季是闷热潮湿的。梅雨季节到来时,体表的汗毛好似带着水分。有天傍晚,我在这样的气候里去同事家打球。运动了两个小时,我浑身燥热,胳膊的皮肤变得绯红,衣服湿透

嘴就来,说得头头是道。他说楝花带紫时,要吃白虾,蚕豆青时,青虾最是鲜甜。这个时候,青虾腹中已抱卵,虾头中有虾膏,胭脂红,硬实味美,很有嚼头,最是美妙。他独爱河虾,他家餐桌,一年到头,不是青虾,就是白虾。

二

在江南,青虾有各种烧法,绍兴人口味重,喜欢以酱油、黄酒蒸青虾,或以酱肉、咸肉同蒸,还喜欢以干菜、笋干,余成干菜虾汤。杭州则有油爆虾,青虾浓油快炒,色泽红亮,壳脆肉嫩,杭州有家餐馆,叫老道儿油爆虾,店老板以一道油爆虾成名,食客经常在店门口排队等候,据说还有人专门打飞的过来。我从未去凑过热闹。鲜活青虾,随便怎么炒,都是美味的。我自己烧的油爆虾,味道就很好。

杭州还有龙井虾仁,以新茶炒河虾,剥壳,上浆,火中急炒,肉质鲜甜。不单西湖的龙井,天台的云雾茶,临海的羊岩勾青,只要是春天里的绿茶,都与虾仁般配。青碧与玉白交错,自是养眼。其实以春初新韭来炒,更加鲜香。

我们那儿,一度流行桑拿虾,一只松木做的小桶,里面铺一层烧得滚烫的鹅卵石,还在飞溅乱跳的青虾,被倒入桶中,嗤啦一声响,升腾起一股白色蒸汽,很快,青虾被烫得全身发红,屈曲有致。我觉得这是对青虾施以炮烙之刑,不讲人道。我到餐厅,从来不吃桑拿虾。不是味道不好,只是觉得过于残忍。

青虾以醉泡或糟制,最能体现其鲜。李渔也道,“虾惟醉者糟者,可供匕箸。”鲜活的野生青虾,先在清水中饿上半日,倒入玻璃器皿中,浇上白酒,加醋、糖、盐等调料,盖住盖子。玻璃器皿中,青虾先还弹跳着,接着微醉,再是大醉,最后醉卧沙场。



康宁 (书法) 味易

粘在后背上。回去的路上,我穿过一片农田,眼前出现一个河湾。后来我才知道,那是苏州河的支流。

水质澄澈,能看到水草和鲫鱼群。我脱下衣服,走到浅滩上。河水温暖,拍打在身上很舒服。我滑进水里,游了起来。身体一瞬间凉爽起来。我深呼吸一口气,潜入水中。我用自由泳,一会用蛙泳,一会用自由泳。游到河湾的另一边,我探了探底。水并不深,只到我腰部。我猛地呼出一口气,从水里站了起来。

这时,我看到岸上站了一排人。有两个人扛着铁锹,像是园艺工人,还有三名妇女,她们戴着帽子小声地笑。旁边还有两名保安。其中一个说,这

12月的上海犹如一位楚楚动人、婀娜多姿的美妇人。冬日暖阳,金黄色的梧桐树叶透出一丝灵动的气息,少许艳红的枫叶和嫩黄的银杏叶衬托出浓郁浪漫的情怀。一夜北风掠过,洒了满地的“黄金叶”,引来众多时尚情侣、摄影爱好者驻足留影。我也喜欢冬天的感觉、冬夜的遐想。还记得2018年12月在永嘉路的工作室窗前拍下雪花纷飞的街景,更怀念2012年12月从巴黎回沪后的那场让路、车、屋都银装素裹的鹅毛大雪。长夜漫漫,思绪万千。

梦醒时分,我的心情都会伴随着四季的更迭而变换。每天我都会乐此不疲舒心地往返于复兴西路、武康路、陕西南路和永嘉路之间,欣欣然品味着马路上百年梧桐树的沧桑留痕;每天我都会在具有浓郁海派文化风情的地域环境中迤迤然滋长性灵,创造性的突发思维便应运而生。在这里能找到我来来回回重叠的身影,能看到我无数个日日夜夜钻进工作室中静心思索或鸾翔凤翥,长此以往习惯成自然,生活很有规律,我也非常享受独处时的寂寥和空灵感。每当面对空白的画布时,我的思绪与灵感似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,在斑斓绚丽的色彩与丰富饱满的情感跌宕中找到激情。这种与自我心灵的对白对于我来说显得尤为重要,它是开启艺术人生的一把钥匙。

上海老洋房风情万种,是当代许多时尚人士所向往的,在这里喝咖啡,聊聊天,浪漫情调尽在不言中。青伞亭亭,梧桐摇曳,仿佛穿梭在时空隧道中一般。或许漫步于弄堂转角时,老洋房里会走出一位衣冠楚楚的文人雅士,也许脚踏于弄堂深处的那位步履蹒跚的老人就是昔日上海的“老克勒”,而彼时彼刻擦肩而过的摩登女郎也会哼出一声非常专业的咏叹调,这就是富有人文意蕴和传奇色彩的上海梧桐树下的街头巷尾,也可谓上海情调与腔调吧!路漫漫,情深深,意切切……

生醉虾的肉质最是鲜嫩,搽一只醉虾入嘴,用舌尖抵住虾身,牙齿一咬,就可轻巧剥去虾壳,一嚼虾肉,酸、甜、鲜、咸,诸味杂陈,在舌尖绽放,胜过任何烹、蒸、煮、炸。我一个人能吃一大盘。吃醉虾的时候,你会感叹,青虾的确是水做的骨肉,鲜润、细嫩、灵动。

江南有糟姜、糟毛豆,

徜徉在上海老洋房的梧桐树下是恬适而幸福的。我喜欢亚里士多德对于幸福的独到见解:幸福乃是一生的生活质量。如果我们能够想出可以超越——譬如财富和健康的东西,那么,我们选择财富和健康还有什么意义?

我贪恋冬日里上海老洋房踽踽独行的沧桑孤傲之美;迷恋天空中似焦糖般萧瑟交错的法国梧桐枝叶,它们交相辉映映照着百年老洋房的孤寂,就连细枝末梢处也显得异常别致,让人浮想联翩。于是我以一段闲暇时光,凝神静气地去描绘上海街头巷尾的老洋房,去捕捉那迷离梦幻的光和影,并且身临其境地去体悟那久违的老洋房里凝结的艺术灵魂和热诚。这些作品记录了在不同时节里的老洋房和海派里弄的风情风貌,描绘出上海老洋房浓郁的人文气息。

作为一名上海籍油画家,我有充分的理由和能力来描绘上海的风采。这是我五十多年来积累的生活体验和艺术创作经验所凝聚的结晶,也是我用娴熟的绘画技巧、缜密的思维方式和充沛的体力幻化出的一种灵光乍现的激情体验。这是生命的绽放,是激情的迸发,是对艺术的执着,更是抒发我对上海深厚的眷念之情。我用散文和绘画作品相结合的形式来讲述发生在身边的故事;我用色彩、建筑、里弄、马路、季节、温度等来描述家乡上海,呈现出一幅幅璀璨斑斓、绚丽夺目的都市景象,充分展现了上海蒸蒸日上、城市面貌和丰盈的历史文化底蕴;我用简朴的语言、变幻的色彩和真挚的情感,尽情地表达对上海的爱恋和对生活的感悟。艺术之路丰富多彩,艺术之梦星光灿烂。我选择了艺术,艺术也成就了我的人生价值和梦想。借此出版付梓之际,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家乡——上海。(本文为《梧桐树下——画说上海》序节选,上海人民出版社)

王元直从眉山到钱塘来看望苏轼,苏轼很高兴,与王元直多次在西湖边饮酒,他在《书赠王元直三首》中记道:“十月十八日夜,与王元直饮酒,掇芥菜食之,甚美。夔蜀中菓菜,怅然久之。”闲谈之间,说起故乡山水、风物、旧人,不免怅然。此时苏轼妻子、王元直的妹妹王弗已去世十年。十年生死两茫茫,感伤自是难免。

十一月二十八日,既雨,微雪。苏轼受了风寒,寒疾在身,他以姜驱寒,与王元直同饮姜蜜酒,喝得醉醺醺,还亲自下厨做了一道荠菜羹,食之甚美。他跟王元直说,“他日归乡,勿忘此味也。”

人间有味,俱是清欢。我曾经在洱海边吃过韭菜洱海虾,碧绿的韭菜,胭脂红的青虾,飞红沉碧,鲜嫩的韭菜是点睛之笔,至今难忘其鲜甜微辣的味道,亦难忘苍山环抱中的那一湖碧绿。

大理归来,女友恰巧送青虾上门,拉她留饭,立马炮制了一道韭菜油爆虾,果然鲜香异常。家中有五月青梅新酿的青梅酒,试啜一口,回味无穷,青虾也愈嚼越鲜甜,两个女人闲坐对谈,片刻已微醺。

石榴艳,蜀葵影,河道旁杏树上的果子已转黄,和枇杷赛熟呢。

梧桐树下的都市情怀

金国明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十日谈

初夏故事 责编:吴南瑶